

青山依旧在

这里的青山，没有半点稀奇，只少了几缕炊烟。

树林里，一条蜿蜒的小径通向一丛荒草，路边一块木制的小牌，上写“圣皮埃尔路”。我不解：为何这条不起眼的野径竟还有个名字？

我漫无目的地沿路前行，又见一条同样普通的岔道，也有个名字：“圣约翰路”。

我狐疑，改由岔道而行，左右复见岔道数段，各有小牌标示路名。忽然，两旁又多了些排列整齐的小石柱，刻着：

“咖啡馆一杂货店”、“皮匠铺”、“葡萄园”……

我若有所思。劈头撞见一块小小的纪念碑，上刻：“此地曾是杜沃山前之弗勒里村，毁于1916年。”下刻该村地图一幅。

我四顾，震惊：一个被炸得片瓦不留的村庄，竟能有如此的尊严！

而我脚下——小径的两旁，那杂树乱生的土地，如此高低不平，坑坑洼洼……我终于明白了——都是毁灭了这个村庄的炮火留下的痕迹。

到维也纳观赏《指环》

任海杰

今年6月中旬，前往维也纳国家歌剧院。促使我此番维也纳之行的，主要是为了观赏瓦格纳的《尼伯龙根指环》、为了看三位歌唱家，他们是：赛得·赛夫特、史蒂夫·古德、瑞典女高音尼娜·斯特默。他们三位去年在巴伐利亚歌剧院给我留有深刻印象。彼得·赛夫特去年在瓦格纳《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》中饰演特里斯坦，他是当今演唱瓦格纳屈指可数的男高音之一，今年他在《指环》的第二部《女武神》中饰演齐格蒙德，然而一开腔嗓音就明显不在状态，唱到后来更是声嘶力竭，摇摇欲坠，硬撑着唱完第一幕。幕间休息时，歌剧院经理只得上台表示歉意，并决定在第二

幕演出时，赛夫特只表演人物的形体动作，由另一位男高音在舞台一角演唱齐格蒙德。观众用掌声表示理解。而临时救场的那位男高音唱功不俗，与赛夫特配合堪称默契，终于有惊无险地共同合作完成了齐格蒙德这一戏中的重要角色，谢幕时赛夫特频频将掌声送给合作者。后来通过一位常住德国的资深乐迷朋友才得知真相：赛夫特是位球迷，演出前一晚看世界杯，喝多了啤酒，以致当晚演出时大失水准。

去年在慕尼黑巴伐利亚歌剧院，史蒂夫·古德饰演齐格弗里德、尼娜·斯特默饰演布仑希尔德，今年他俩依然饰演这两个角色。古德的表现超过去年，在极度考验瓦格纳男高音的《齐格弗里德》中，古德用嗓合理，从容韧劲，到最后一幕与斯特默饰演的布仑希尔德对唱时，嗓音依然匹配，不落下风。在《众神的黄昏》中，古德也是一开始就进入状态，不像去年，到了后半程才发力，显示了近年来他状态的稳定和不凡的艺术修养。

身材娇小的尼娜·斯特默，在演唱布仑希尔德时迸发出惊人的能量，她音色宏亮，极富光泽，极具穿透力，金光闪闪，一往无前，塑造角色形神兼备，激情四射。斯特默无疑是当今最为名列前茅的瓦格纳女高音，与去年在慕尼黑的表现相比，毫不逊色，状态之稳定，能量之丰沛，令人赞叹不已！她是此番《指环》中最受欢迎、最具人气的头号明星。在演完《众神的黄昏》后，斯特默受到了全体观众长时间的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和掌声！

此番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版的《指环》，据说是2013年的制作，无论是现场还是DVD录像，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为简洁的制作，布景道具简单，也许想与通常繁复艰深的路子反其道而行之。总体上来说，此版制作在诠释上乏善可陈，主要是靠了一干人气演员而满台生辉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古德和斯特默，尤其是斯特默，堪称是一位伟大的瓦格纳女高音。能够连续两年欣赏到她的演唱，真是三生有幸！

夜光杯

夜光杯

相思的留下了无可埋葬的忧伤。

我也正在前线，寄身于家书一纸，

深藏你的军衣袋底，甜蜜地受着煎熬；

而你也身在家中，到处是你的踪迹，

到处是你的眼神——那残霞般的伤痕。

……

而今却只是一片死寂，唯余无数个十字架在夕阳下，向远山的怀抱里沉没。

暮色中，路过贝当元帅的雕像，马其诺部长的纪念碑。我忽然觉得，他们其实并不可笑。

我终于来到凡尔登高地的边缘，下面零星的灯火便是萧瑟的凡尔登城。山坡上，一片金黄的油菜花田。天边，最后一抹血色的残霞。

到处是你的眼神——那残霞般的伤痕……

残霞般的伤痕……

伤痕……

（谨以此文纪念1914年7月28日一战爆发一百周年）

徽州记忆

陈铭华

古徽州，又称新安、歙州，在当今人们的印象中，或淡忘，或陌生。早在五千年前这里已有先民繁衍生息，并出现原始文化。千百年来，尽管朝代变更，但相对稳定的地域，为徽州文化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，而徽州文化深深地扎根在这一片厚实的土壤之上。

徽派建筑是徽州文化的实体象征，体现在村落民居、祠堂牌坊和园林等建筑中，从散布在青山绿水间的歙县许国石坊、棠樾牌坊群，徽州区潜口民宅、罗东舒祠，黟县西递古建筑群、宏村古建筑群，屯溪区程氏三宅，休宁县进士第等传统建筑的选址、设计、造型结构和装饰美化上来看，反映了遵循中国传统风水规则，山水环抱，阴阳平衡，以臻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和诸吉咸备，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和人居环境与山水意境相融合的审美取向。徽州木雕、砖雕、石雕是徽派建筑中的精华部分，多属于浮雕、高浮雕，并采用透雕、圆雕、线刻与多种雕刻技

法，雕饰图案精美。歙县许国石坊、北岸吴氏祠堂的“百鹿图”、“西湖风景”石雕，歙县大阜潘氏祠堂的“五凤楼”砖雕和“百马图”木雕，文化内涵深厚，造型语言纯熟，雕刻工艺精湛，体现了徽雕艺术的最高水平，为同时代其他地区建筑雕刻艺术所不及。

“贾而好儒、贾儒结合”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特征，徽商在思想观念上就崇儒重儒，黟县古民居村落中有这样一副楹联：“读书好，营商好，效好便好；创业难，守成难，知难不难”，从中便可看出它的儒商本质。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，以后代代有发展。明成化、弘治时期形成徽州商帮。明嘉靖以降至清嘉庆年间，徽商达到鼎盛时期，其足迹遍布海内外，其商业资本之巨、从商人数之多、经营行业之广、管理能力之强，为其他商帮无法匹敌，有“无徽不成镇”之说。徽商的兴衰已成历史，但他们当年经营的茶叶仍然焕发着活力，黄山毛峰、太平猴魁、祁门红茶的制作技艺

我们身处一个围观的社会，惊愕，兴奋，热闹，也有烦恼。我们围观他人，也被人围观。当然，在成功人士或社会名流看来，被围观是一个机会，你可以利用立体的、交叉的信息渠道闪亮出镜，直上头条，一览众山小，再通过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或争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条缝隙。

围观是介入公共生活、制造消费热点、树立时代形象、探讨及传播价值观的有效方式。开放的社会容忍并鼓励围观。

只是，围观者与被围观者的关系越来越微妙了，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评价与痛斥的同时，还有拦不住的模仿与追随。在很多情况下，公众人物成为时代化身与精神偶像，并不是他真的很了不起，而是围观者的想象与诉求具有重塑金身的功能，这种想象与诉求迫切需要一代言人，哪怕各领风骚三五天。从这层意义上说，围观者很了不起。开放与围观相辅相成，开放成就围观，围观促进开放。封闭的社会只有偷窥和谣言。

人们在围观中尽情享受臆想中的民主，也可能在全民狂欢中失去自我，这要是加以警惕的。

2014年被围观的人物与事件里，刘益谦和他买来的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，应该算一个。这只小杯子比刘益谦此前拍来的、饱受争议的《功甫帖》，有着更加宽阔的弥漫性外延。关于它的所有信息大体属于文化范畴，但不妨碍对收藏之道还比较浅陋的人跟着起哄。原因很简单，鸡缸杯直接指涉财富及中国式致富方式，它的文化属性反倒被口水淹没了。在诸多对此交易行为的猜想中，我读出了丰富的信息，也读出了社会的进步。

前几年中国人花巨资从老外手里买回圆明园铜兽首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……价格越来越离谱，交易过程越来越曲折，兽首的每次回归，几乎都被视作凯旋，连“爱国主义”、“民族复兴”

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茶叶的制作工艺、字号和品牌得以传承。

徽州自古文风昌盛，人才辈出，著名的代表人物有理学家朱熹、珠算发明家程大位、戏剧家汪道昆、新安医学开创者汪机、新安画派宗师浙江、红顶商人胡雪岩、哲学家戴震和经济学家王茂荫等等，他们是徽州文化的开创者、传承者。徽州文化是古徽州人主要从宋代至清代期间所创造的物质文化、社会文化、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，这些文化内容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，又受到道家、释家思想的影响。它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值得记忆与回味。

等重量级词汇也拿来抹粉描眉。今天尘埃落定，很多人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。

那时我写过两篇文章，《隐含在铜兽首中的皇权意识》《别学马尔罗，别学义和团》（收入拙作《来自天堂的报告》，2010年出版），我无意在此吹嘘自己是一个先知先觉者，而是很高兴后来看到不少学者、收藏家及文化人表达了与我一样的观点。

是的，我也是一个积极的围观者，只是我一向专注文化人物与文化事件。我认为，一切社会问题，归根到底都是文化问题。我试图通过对文化问题的探讨，解读中国社会的某些现象。我的职业是记者，我一直提醒自己保持职业敏感，加上我积累了一定的艺术经验，让我在文化观察中拥有微弱的优势。我还有三十年小说创作的实践，如何用精准而不失趣味的文字来表达见解，与读者携手走进话题的核心，多少有点信心，我也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个坐标上。

回到书名，回到鸡缸杯。这只造型笨拙、图案通俗的小杯子已经成了一件象征物，它实在承受不起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，却被这个时代加载了巨大能量，能迅速聚集成千上万围观者的目光，映射出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。那么打量这只“杯子”，也是打量另一只“杯子”，就是对带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进行观察与批评。身处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的喧哗与骚动，我乐此不疲地围观着，记录着，思考着，书写着，积极接收围观群众的反馈。我希望读者继续分享我的观察报告，同时向我提供更多的观察维度与对象。

围观，是为了给自省找到一个合适的镜象。

（本文系作者《打量鸡缸杯之文化观察》一书的自序）

打量鸡缸杯

沈嘉禄

落日楼头，断鸿声里，江南游子，把吴钩看了，栏杆拍遍，无人会，登临意。

王谷夫书

儿子三岁半了，今年秋天即将正式进入幼儿园小班就读，老师一条条短信催促：要买教材了，要起英文名字上外教课了。

人生突然变得严肃起来。但他却始终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尼采的那句话——玩世不恭，也是对这个世界表达真诚的一种方式。

活得十分逍遥。

亲子教育从无出头之日。这一晚，与往常一样，在他入睡前，我和他一起读《匹诺曹》。

这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，我理所当然地讲述着，但儿子喜爱插嘴提问的习惯，真真让人又爱又恨。

他问：“为什么匹诺曹要做个小男孩，他当木头人不开心吗？”

我一时语塞，不知道该如何对他讲述成长与蜕变的意义。

每个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是小小木头人，浑未成型。然后，会遇见很多很可怕的东西比如狐狸和猫、比如大鲨鱼、比如欺骗和比如诱惑……

“妈妈，我觉得狐狸和猫很可爱啊！”听到匹诺曹被骗的那一节，儿子根本不理解，他是那种乐于和小区里的狗狗猫猫打招呼的孩子，他觉得世界上一切都都很可爱、很美好。

“有些坏人也长得很好看，你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？”我回答，并且问他。

“打跑他！”

“那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？”

“嗯，我也不知道，你会告诉我吗？”

“我不会一直陪在你身边啊！”

“唉，那我就麻烦了……”

儿子开始焦虑。

接着，匹诺曹被骗到乐园里，成天玩耍。儿子又忧虑地问我：“每天都在玩就是坏孩子吗？我也每天都在玩怎么办？”

“你有时候在玩，有时候也在幼儿园里学本领啊。”

“好吧。”儿子不太确定自己算不算成天玩耍的坏孩子，他的焦虑更甚了，不过仍然让我继续往下讲。

最可怕的一段出现了，匹诺曹和爸爸被大鲨鱼吃到了肚子里，这什么嘛，简直是一本恐怖书！儿子吓得不行：“我要是被吃掉了，我会一直哭的！”

“可是你一直哭能够从鲨鱼肚子里出来吗？”

“你把我救出去行吗？”

“我可能也被鲨鱼吃掉了，就像匹诺曹的爸爸一样。那怎么办？你是男孩子，妈妈是女孩子，你会保护妈妈吗？”

“那我罩着你！”儿子终于豪气干云地答应了，可眉头又锁了一层。

最后最后，匹诺曹救出了爸爸，在仙女的魔法棒下，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小男孩，和爸爸永远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。儿子却并没有因为这大团圆结局而松了一口气。想了想，他发表了自己的意见：“妈妈，我觉得木头人要变成小男孩太麻烦了，他如果不想变成小男孩，就不用碰到坏人，也不用给吃掉了！”

“可是如果他一直是木头人，他就不会进步了啊！”

“进步很重要吗？如果我一直是木头人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”

我在对儿子不思进取的担忧与为人父母无私的爱之间犹疑了很久，终于说：“我会喜欢你的，无论你是木头人还是小男孩！”

“嗯，那你等着，我争取变成小男孩！”儿子安心了，咕啾着，慢慢入睡。

我轻轻给他盖上被子，笑了——母子两个，都在不断的阅读讲述与不断的提问回答中，各自思考着，共同进步着——尤其是他，不知道何时学会了“争取”这个很费力的词，但能够争取，又永远有退路，想来是个挺好的状态。而我们，塑造这些小小木头人的人，会坐在路边，告知方向，却不搀扶行走，期待成长，却不嫌弃停留。

加油吧，小小木头人！

绘本是培养孩子想像力和创造力的最好辅助工具。

亲子共读之美